

珍惜天下爱戏的好苗子

谢 涛

戏曲人才的培养从来都是“慢功夫”。成长周期长、成材率低，是行业内公认的难题。回望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走过的65年，从老一辈留下的《三关点帅》《凤仪亭》《打金枝》，到近20年来我们推出的《傅山进京》《于成龙》《烂柯山下》《上马街》……一部部叫好又叫座的剧目背后，主要支撑始终是“人”。

然而，我们一直都面临着堪忧的队伍结构：在编人员超半数年过半百，年轻演员稀缺。

大约10年前，我们在山西吕梁山区演出，台下一群看戏的“小光头”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是吕梁戏校的孩子，为了练功利索，男孩剃光头、女孩剪短发。他们满眼赤诚，像极了当年苦学的我们。出于对孩子们的疼惜，我当时脱口而出：“毕业后如果没有好去处，来太原找我。”但4年后兑现承诺、接收这125名基层学员时，我方知艰难。这批学员大多来自偏远山区的困难家庭，有的是留守儿童，连基本的日用品都难以负担。怎么让他们安心扎根？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探索了后勤“兜底”的保障办法。

我们在尖草坪区找了一处废弃的上世纪50年代老俱乐部，将其改造为集食宿、排练于一体的培训基地。生活上，我们积极向市里争取，落实每个人的生活补贴。同时调配太原全运会闲置的100多套全新被褥——在此之前，很多孩子只能在包装纸箱上铺一层薄垫子睡觉。招收这批孩子，不仅是为他们谋出路，也在为剧种找生机。

戏曲人才的成长，自带“残酷”基因。一些孩子在经历变声期或身体发育后，无法再次站在台前。我们没有“一退了之”，而是为他们规划多元的发展路径：或资助其完成大专学历提升，或出资深师傅“一对一”带教，将其转岗至灯光、音响等幕后岗位……他们端稳了戏曲“这碗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尊严。

让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唯有在实践中锤炼。我们精心为青年演员排演了《杨门女将》《三关点帅》《齐王拉马》《打金枝》等近20部大戏，以及《钟馗嫁妹》《盘肠战》《十八罗汉收大鹏》等30余折注重技巧的武戏，打造专属的汇报演出平台，并积极邀请专家点评把脉。更重要的是机制上的破局——为彻底打破以往青年演员长期充当“兵卒官娥”、潜力难以释放的困局，2024年，院里打破原有建制、重新整合，成立了以在编骨

干为主的实验团和以培训基地学员为主体的青年团。

“新茬子”初闯市场起步艰难。孩子们缺乏知名度，单凭自己去基层接商演，戏价会被严重压低，演出机会也寥寥无几。我们采取“名角保驾、以老带新”的市场策略，由成名已久的演员承诺参演少数场次，安排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力的成熟骨干压阵，让更多孩子在绝大部分场次挑大梁。“扶上马，送一程”，激发了青年团惊人的爆发力。去年，青年团营业性演出达到243场，颇有观众缘。

如今，实验团与青年团互相补台。当青年团演《点帅破阵》这样的大戏缺主演时，实验团的成熟骨干会倾情相助；当实验团需要翻打跌扑的武戏大场面时，青年团的孩子们则努力增援。这种“双团互动、资源共享”的模式，不仅丰富了舞台呈现，更生动展现了我们院团相互成就的“一棵菜”精神。

戏曲的传承，有了机制托举的“骨架”，更需口传心授的“血肉”。自2010年正式收徒那一刻起，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手把手、心贴心教学，只为把从恩师李月仙那里学到的传统经典剧目，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倾囊相授。我们还



▲ 谢涛指导青年演员任舒静排练《庄周试妻》
▼ 吕梁的孩子们与谢涛交流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写作是一种探索

柏 川

正反两个方面趋于一处？当我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与这个世界猛然拉开了一个距离，与现实之我猛然拉开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与其说是一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距离，不如说是一种姿态，一种与已经过去或正在发生的生活以及自我互相凝视互相否定又互相确认的姿态。它让我有了一个属于自我的极具挑战性的隐秘时空。在这个隐秘时空里，我聆听田野里荒草被风吹拂的声音，聆听众生匍匐的喘息与悲叹，聆听宇宙的原音穿过亘古的沉默，聆听自己穿过岁月的脚步声，聆听那些不断幻灭又不断来临的日子，那些不断重复又不断更新的岁月。我在期待中抛下旧我，又在不断消失的旧我中点燃探索之火。

这是一种无障碍的聆听。它让我的耳根清静，我把一切声音都听了进来。在这种聆听中，我的世界逐渐变得寂静。我开始明白，通向家园的那条密道，不在外部，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归家即是辨识自我，归家即是回归自我。在这种探索性写作中，我发现自己已不是文学或生活的对立面，也不再是一个文字的搬运工和组合者，我正是在成为词语本身或词语消失之后觉知本身的存在。

这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一种颠覆性的事件，它让一切在意料之外发生。就像每一次文字的诞生，或发生在某个意料之外的早晨，或发生在某个似睡非睡的深夜，抑或是在梦中被一句话惊觉而起。《归家之思》里的每篇作品都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们降临时的情形完全相似，突然就来到了眼前，像一束光，将我的世界整个照亮了。那些未曾雕饰过的文字如原始的雨滴落在手指上，又顺着手指流溢到

键盘上。当下发生，当下感受，当下记录。这就是我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记不清曾经写下过什么。心灵就是一面镜子，它只能照见当下发生的事情，它无法在回忆中完成叙事。所以我说，《归家之思》讲的是心灵故事而非生活故事。这些文字是纯粹的心灵私语，鲜活、转瞬即逝，是一种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存体验。

当然，回忆也总是无法否认的。它是我们任意从某个时间点返回过去的路。它虽不能独立地完成叙事，却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些已经发生过的剧情中，让过去与当下在瞬间融合。不得不说，人世间的故事太多。我不想再虚构故事，我只想借着记忆之光，将故乡以及那些曾经活过的故人带回现在。让他们和我一起在危崖上歌唱，在古庙里听书，在山坡上骑马，在草垛上读书。那绝不是复古一般的陈旧记忆，而是鲜活得像早春的细雨，像山野的初雪，像与天空连接的蓝色的山脊线一样，清新如初！

从我之觉到忆初年，我试图带着读者，穿过时间的荒原抵达自性之门，回到初生之地，这或许是我的一种假设，亦是每个人在人事漂泊的灵魂必然要想回归的家园。

由此，我带着那些与思考混杂在一起的记忆的溪水和经验的泥沙，啰啰嗦嗦写下一切。《归家之思》汇集了这些随想杂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藉着这本书寻见了生命的源头。当我意识到大地万物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向我这样一个微小的存在传递着爱与关怀时，心中就涌满了感动。那些路过我和人事也都犹如无数烛火汇照的故园，温暖着我，让我走失的灵魂得以回归，安住其中。

双塔

王 展

心灵笔记 自然之歌

王 展

冬日的大湖，升腾出白雾，“我”在厚厚的冰面上穿行。乔洪涛笔下这片大地与山川之间的辽阔，散发出典雅与静寂之美，令人向往与羡慕。阅读散文集《湖边书》（《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脑海里不由自主地生出这样的意象。

《湖边书》是山东“80后”作家乔洪涛继《大地笔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散文力作，通过书写“我”与一片大湖的相遇、发现，以及一系列的心灵纠缠，折射出小城“青年”的精神成长之旅，展示人与世界的冲突、和解与升华，是一部心灵笔记，更是一部生态之书。

从一条大河之畔的小村庄，到炽热的沂蒙小城，他用文字把现实、梦想、精神嵌入这片山水。《湖边书》通过水的柔美、细腻，自然的辽阔、深邃，诗意的抒发，再现人生之间、生命之思，以我的“发现”完成精神的安放与寄语。

人们逐水而居，生命在大地上演进。作者自幼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那条民族精神的血脉流经他的村庄，流经少年的心田，激扬起生命的跃动，那是童年、亲情、梦想的所在。从大河到大湖，从少年的羞涩到青年的决绝，辽阔的大湖在年轮里如一面镜子，照亮城市，濯洗心灵，滋养关照每一位走近它的人。自由的火、独立的湖，吸纳着人们的情绪，吐纳出诗意与浪漫。

“它孕育着生命，又成为生命的依赖，它的吞吐呼吸，每一次，都与无法计数的生命、命运有关。”

借湖而咏，是一种外在，作者是通过湖写人，写“我”，写精神的探寻与思考。回不去的故乡、琐碎的日常、远行的冲动，甚至内心的烦恼引发的纠缠，都被他放入湖中，借“朋友”之悟，让心底飞出的浪花，化作自然之歌，唱出欢乐之曲。

雪是冬日之湖的主角，是让草木“一夜白头”的风景，是纯洁的想象，他听到了结冰的声音。春日之湖，清新，充满生命的朝气，能“洗耳”，垂钓、漫步，更有湖边的桃花妖娆。夏日之湖，是鱼的家园、植物的世界，深藏火热与秘密。秋日收获之湖，生出地气，滋养与接纳。“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个湖。时而静谧安详，时而云谲波诡，时而满湖澎湃，时而一潭死水。”湖如人生，虚实交融。

作者从“朋友的放下”里才读懂湖，一次次靠近、深入，与水对话，与儿时对大河的记忆形成呼应。为了融入大湖，读懂大湖，他在湖边租了一片菜园，用汗水与劳动感受湖的存在与律动，情景交融。

缀章中，他把诗意与精神的表达转化为日常的渲染，通过节气的变化，解读湖在大地、自然中更迭与生发的细节。通过湖边农人的生活、情感的变化表达人性与自然的关系。看似游离于“湖”的本体，却是更深层地展示自然价值、人文精神。

我用舒缓的时间走进这水汽升腾的湖，走向作家的精神深处。读那地气、雾气、烟火气，读那月亮、星星、鸟鸣，读那孤岛、野鱼、风。脑海里常常充满生长的力量，充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交响，生出拥抱大湖的冲动。

洪涛为人真诚，为文扎实，他的真也是其散文的根。每位优秀的作家都渴望找到自己的“瓦尔登湖”，找到精神的寄托与安放，找到诗意与现实和解的载体。这部作品与《瓦尔登湖》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是怀着谦卑之心走进自然的。

“湖是属于众人的，也是属于个人的；湖是喧嚣热闹的，也是孤独寂寞的。”这片大湖有了懂懂他的人多么幸运。人与自然，是相互成就，更是接受与馈赠。

赵树理文学奖 获奖者言

作者介绍：柏川，本名王百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晋城市文联副主席。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选刊》《北京文学》等，著有小说集《走向烤鸭店》、随笔集《归家之思》、散文集《土壕上的孩子》。《归家之思》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

时间的荒原无有边穷。从无始来，人类就在这时间的荒原上漂泊，索寻回家的路途。我们无非是一群流浪的孩子。“而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和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德国作家黑塞这句话说出了时空回环、万象一源的真谛，以及生命归途的去向。而写作正是生命归途中的一种探索。

写作是一种探索。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赋予了写作一种从从未有过的力量。那就是它将为活着本身留下一种语言所能抵达的深意。虽然这种深意并未切入事物的本质，也可能并未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但它依然是一种富有哲思的深意。正如活着，如果不是一种探索性的活着，而是被动重复生活的模板，那活着的意义又在何处？岂不是一种空耗或坐等时间来收割我们荒草一般的生命？假若活着是一种探索，那探索的密道藏在哪里？或者探索，本无路可寻，才称之为探索，正如真理，是无路之境。

于是，在《归家之思》（《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创作中，我启动了这种探索性的思维。我开始触及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近似虚幻的命题。比如人是否也可以像水一样，看似消失了，实则是换了一种存在形态。那些遍布在生活中的离别，是否是另一种重逢？生与死是否从来不曾对立，它们正从

不拘一格读经典

肖静娴

编辑手记

“经典漫谈”栏目开设于2024年2月20日，在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支持下，今日迎来第100期。两年多时间里，46位作者以当代视角和率性灵动的笔触写下100篇读书随笔，带领读者走进70多部（篇）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挖掘宝藏，汲取养分，让我们看到了经典超越时代、跨文化的永恒魅力。

正因为经典从不会给出标准答案，始终能带给读者惊喜，“经典漫谈”便有了不拘一格的表现。在100篇读书随笔中，作者们结合地域特色、民俗节日、文化热点、纪念活动，挖掘相关经典作品的多重价值。《哪叱逆天还是散天》《袁洪是悟空的前身吗》《古代笔记小说的风骨与启示》不拘形式，将多部经典作品融会贯通，敢于质疑，提出新的见解；《贾雨村的“忙”》《〈三里湾〉人物绰号意蕴深》《金庸为啥浓墨书写雁门关》《〈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小切口见大视野，让经典有了新的打开方式，点燃读者阅读兴趣；《荷花淀中的诗情与战斗》《“上树采野菜”随想》《秋日宜读陶渊明》拒绝正襟危坐，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进入经典，像好友聊天一样表达看法，抒发情感，启人心智。

作者们借助经典，写下的是审美体验，更是情感共鸣；是烟火日常，更是星辰大海；是文化符号，更是信仰光芒；是历史回眸，更是前程期许。他们以丰富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经典并不遥远，而是深度参与着当代人的生活。

当我们学会换个角度打开经典，与新的风景不期而遇，便会发现那曾经望不到尽头的远方，已经在我们脚下。

古代笔记小说的风骨与启示

鲁立智

谈到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绕不开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这两部书，一写人间风骨，一述鬼神奇遇，看似气质迥异，却共同撑起了古代笔记小说的根基，直接影响了历代笔记小说的发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便是最鲜明的传承者。

笔记小说的成长，是文学缓慢自觉的过程，是个体价值渐受重视的过程，从此个人生活的碎片，就慢慢攒成了气候。在魏晋之前，文字记录的不是严肃的事件，就是严肃的情感，缺少鲜活的“我”和鲜活的生活。魏晋乱世，礼教松了绑，人们变得敏感了，这时才发现山水也能寄情，闲谈也有价值，不但现实的一切都值得记录，就是虚幻的世界也美得不可方物。于是，《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应运而生。

《搜神记》先开了头，干宝把民间听来的鬼神故事、奇遇异闻整理成册，没有复杂的结构，一个个小故事把古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世说新语》不写鬼神只写人，写汉末到东晋的名士们，写他们吃饭、聊天、待人接物，善的瞬间、恶的片段，都被记了下来，竟成了魏晋风度。

这两本书一出，笔记小说就有了清晰的模样，文人墨客们纷纷效仿。到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横空出世，把二书的精髓揉碎了，吃透了，推向了新的高峰。它承袭了《搜神记》的志怪底色，却不像《搜神记》那般朴素直白；它借鉴了《世说新语》的写人笔法，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情与风骨，使妖魔

鬼怪也鲜活立体、有血有肉。可以说，《搜神记》给了《聊斋志异》“奇幻的骨架”，《世说新语》给了《聊斋志异》“鲜活的灵魂”，蒲松龄又加入了自己的思考，让笔记小说从随手记录一变而为成熟的文体。

笔记小说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短小精悍。《世说新语》与《搜神记》二书，不发展冗长的情节，不遵循史传的刻板规矩，寥寥数语就能撑起一则故事。再者是重神韵轻叙事，不堆砌细节刻画，不铺陈心理描写，只用极简的对话、细微的举动，就把人物的性格、精神、气质立起来。此外，它们都有“留白”之美，不像现在很多小说，把什么都写透、说满，生怕读者看不懂。比如《世说新语》里的“雪夜访戴”，《搜神记》里的“宋定伯捉鬼”，都没有多余的刻画，却能让人回味无穷。

《聊斋志异》延续了这些特质，且更显细腻。就情节而言，它是最具故事性的文言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是“虚实交织”的，借狐妖鬼魅的奇幻外壳，不但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还展现了作者的批判与期盼、理想与情怀。就人物来说，此书一般无需多余铺陈，就能让其中人物鲜活感人。如写婴宁，数语便将其天真烂漫、不谙世事同时又聪慧狡黠刻画得入木三分。

时至今日，笔记体小说虽然已经脱离了今人对小说的认识，但从《搜神记》《世说新语》到《聊斋志异》的这份传承，依然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依然值得当下的小说创作者去汲取养分、传承创新。

《聊斋志异》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传承不是照搬，创新也不是割裂。今天的小说创作者，不妨学一学它们极简叙事、以少胜多的本事，借鉴它们寥寥数语就能立人物、藏深意的写法，精简文字、收敛情绪，用留白替代直白，让文字更有张力，摆脱小说创作以篇幅为重，勉强“注水”的困境。

另外，还要传承它们虚实结合、以幻写真的叙事智慧。历来有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过分追求真实，小说几乎成了报告文学。而当下的玄幻、灵异小说，又完全失去了真实，脱离了现实，成了所谓的“爽文”。这对文学的发展绝非益事。此时不妨借鉴笔记小说的创作智慧，把现实文艺化，让幻想有根基，避免陷入“为了揭露而揭露”或者“为了奇幻而奇幻”的道路。

从《搜神记》对世界的好奇与敬畏，到《世说新语》对个体的重视与张扬，再到《聊斋志异》的“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千年之间，笔记小说的文脉从未断裂。它们不仅是古典文学的瑰宝，更是当下小说创作的源头活水。读懂这份传承，汲取其中的养分，才能让古典文学的智慧，在当代创作中焕发生机，写出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时代气息，符合当代人审美的好作品。

经典漫谈

(100)

